

精典文库 030 KLASSICS

巴塔哥尼亚高原上

In Patagonia

Bruce Chatwin

[英]布鲁斯·查特文 著 叶肖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巴塔哥尼亚高原上

In Patagonia

Bruce Chatwin

[英]布鲁斯·查特文 著 叶肖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塔哥尼亚高原上 / (英) 查特文著; 叶肖译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 6

(精典文库)

ISBN 978-7-305-06151-6

I. 巴… II. ①查… ②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2969 号

Bruce Chatwin

In Patagonia

Copyright © 1977 Bruce Chatwin;

Sections 73, 75&76 Copyright © 1977 Monica Barnett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NJUP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All rights reserved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10-2008-405 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网址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出版人 左健

书名 **巴塔哥尼亚高原上**
著者 [英] 布鲁斯·查特文
译者 叶肖
责任编辑 景新

照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
印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9.5 字数 156 千
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06151-6
定价 26.00 元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电子邮箱 sales@NjupCo.com (销售部)
press@NjupCo.com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1

祖母家的餐厅里有件带玻璃门的餐柜，餐柜里放着一片兽皮，只是很小的一片，不过厚实，很有皮革的质感，上面还带着几条粗硬的棕红色兽毛。祖母把那片兽皮用大头钉钉在硬卡纸上，那钉子都已经锈迹斑斑。可那时我还太小，不懂卡纸上的字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雷龙的皮。”

祖母只知道两种史前动物的名称——猛犸象和雷龙。她晓得那不可能是猛犸象，因为猛犸象生长在西伯利亚。

后来我学到，雷龙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，因为体型过于庞大，上不了诺亚的方舟，故而消失在上帝的大洪水中。我想象着一只庞大丑陋的怪兽，长着尖牙利爪，两眼放射出凶恶的绿光。有时候，那怪兽会踏平卧室的墙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

祖母的雷龙生活在南美一个叫巴塔哥尼亚的地方，那里是世界另一端的尽头。千万年以前，它被埋入冰川，困在蓝色的冰中，随着冰川流到谷底，毫发无损。发现它的是祖母的表哥，查理·米

尔沃德船长。

查理·米尔沃德驾驶的商船在麦哲伦海峡附近沉没，他幸免于难，并在智利的阿雷纳斯港长期呆了下去，在那儿开了家修船厂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查理·米尔沃德是人中之龙，高大结实，寡言少语，两鬓络腮胡须上窄下宽，两只湛蓝的眼睛炯炯发光，头上的水手帽斜向一边，脚上蹬着水手靴，靴子顶上的皮向下卷起一道。

他肯定一眼就发现了戳在冰中的雷龙，接下来的一切他再在行不过了：先把它大卸八块，再抹上盐，装进大木桶，运回位于南肯星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。我仿佛看到鲜血和冰沫四溅，皮肉和盐块齐飞，一帮印第安雇工忙得手脚不停，岸边还排着一长溜大木桶。天哪，那是巨人干的事儿，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船过赤道时，雷龙开始腐烂，抵达伦敦时已是一大块臭肉，所以如今你在博物馆里只能欣赏到雷龙的骨骼，却看不到皮毛。

好在，查理·米尔沃德把一小片雷龙皮寄给了他的表妹。

祖母的住处是一幢红色的砖房，房前种了一排月桂树，开花时开着星星点点的米黄色的小花粒儿。屋顶上有高高的烟囱、尖尖的角阁，屋前有片小花园，里面的玫瑰花的颜色像血一样浓。进到屋里，你会闻到一种近似于教堂的气味。

祖母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不多，除了她的体型。小时候，我时常会爬到她宽大的双膝上，有时还会抬头调皮地瞄上她一眼，看她还能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。祖母脑袋上方挂着几幅油画，画的都

是中世纪荷兰商人，画中每个人都长着像屠夫一样圆滚滚的脸，半埋在带着花边褶，像轮子一样绕脖子一圈的衣领中。壁炉台上放着一对日本人偶，我跟它们玩儿，有时也跟祖母家的活节木偶猴玩儿，不过我缠着祖母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还是：“把那片雷龙皮给我吧，求您了。”

以后的一生中，我对其他任何东西的渴望从没超过那片兽皮。祖母说，有朝一日会给你，或许吧。祖母去世时，我说：“现在可以把雷龙皮给我了吧。”可妈妈说：“你说那片兽皮啊，恐怕已经扔了。”

在学校，我把雷龙的故事说给同学们听，可人人听了都哈哈大笑。科学课老师说，我肯定把雷龙和西伯利亚猛犸象给搞混了。他对全班同学说，俄国科学家确曾吃过深度冷冻的猛犸象肉，还教训我以后别再撒谎。他说，雷龙是爬行动物，皮上没有毛，披着一层鳞片般的坚甲，说完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艺术家画的想象图——艺术家的想象同我的想象相差何止万里——灰色的皮肤，透着点儿绿色，小小的脑袋，巨大的脊背起伏不平，在湖里不声不响地啃着水草。那头长毛的雷龙让我臊得无地自容，可我确定它不是猛犸象。

多年以后我才解开那个谜团，查理·米尔沃德发现的动物不是雷龙，而是磨齿兽，也可能是大地獭。他发现的也不是一整只标本，甚至连完整的骨架都没有，只是一些零散的皮毛和骨头，在寒

冷、干燥、重盐的环境中保存了下来。发现地是一处叫拉斯特·霍普·桑德^①的洞窟，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在智利境内的部分。他把自己的发现运回英国，卖给了大英博物馆。故事的这个版本缺了点儿罗曼蒂克，优点是真实可靠。

那片兽皮消失了，我对巴塔哥尼亚的兴趣却并未随之而去。冷战在我心底唤起对地理的热情。40年代末，克里姆林宫里的食人兽在所有人的生活中投下阴影，你简直会把他的胡子当成两根大獠牙。各种讲座中，我们听到他计划发动的战争，看着民防教官在地图上的欧洲城市周围画出一个个圈，标出彻底摧毁和部分摧毁区域。圈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挤，最后圈外再没有一点儿空间留下了。还记得那位教官穿着咔叽布的短裤，双膝苍白、肿大，在他的笔下，什么希望都没了。战争就要到来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。

后来，我们又知道了有钴弹这种武器，比氢弹更厉害，它引起无穷无尽的连锁反应，能把整个星球烤焦。

我还是从姨婆的画中知道钴是什么颜色。姨婆和马克西姆·高尔基是同代人，住在意大利的卡布里岛上，常画裸体的卡布里小男孩。后来，她几乎只画宗教题材，画了许多圣塞巴斯蒂安像，背景总是一片钴蓝色，前景中总是那个英俊的青年，身上插满了敌人射来的箭。

于是，我想象着钴弹落下，升起一道深蓝色的烟柱，向四周喷

^① 英语原意“最后的希望之声”。——译者

射出千万条火舌。我仿佛看到自己一个人站在绿草如茵的海角上，在天际中搜寻那钴蓝色的烟柱，看它会从何方升起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想活下来。于是，大家组织起一个移民研究会，开始制定各式各样的移民计划，打算搬到地球上某个偏远的角落去。大家的眼珠紧盯着地球仪，还研究主要风向，以及污染物在大气中的沉淀模式。战场在北半球，于是，大家的目光移向南半球。大家先把太平洋上的岛屿排除出去，岛屿无异于囚笼。接着，大家又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除出去，最后大家的目光停留在巴塔哥尼亚高原上，一致认为那会是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。

我想象着一幢低矮的木房子，屋顶上压着大块卵石，防止大风把屋顶上的瓦片吹走。屋里升着熊熊篝火，四面墙上陈放着最优秀的书籍。就算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被炸个稀巴烂，那儿也依旧是生活能够继续的地方。

然后，斯大林辞世而去，大家在小教堂里唱起赞歌，可巴塔哥尼亚依旧留在我内心深处。

2

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历史就写在这座城市的电话簿中。从字母

R打头的姓名中随便抽出五个——庞贝·拉马诺夫、埃米里奥·隆美尔、克里斯皮纳·德·罗斯、拉蒂斯劳·拉德齐韦尔、伊丽贝塔·玛塔·考尔曼·德·罗斯切尔德——它们就道出藏在花边窗帘后的故事，故事中有流亡、有幻灭，还有焦虑与不安。

我到那儿的那个星期当地正值夏季，天气好极了，商店里处处点缀着圣诞节饰品。在奥利沃斯，庇隆陵墓刚刚向公众开放，爱娃的遗体在欧洲大银行的地库里转了一圈后还保存完好。有些天主教徒为希特勒的亡灵做了安魂弥撒，并且等待着一场军事政变的到来。

白天，这座城市笼罩在一层稀薄的银白色污染物中，仿佛在微微摇晃；傍晚，河边到处是散步的青年男女，都不戴帽子，露出一头乌黑光亮的头发，手挽手徜徉在树下，时不时发出一两声冷冷的笑声。红色的大理石护栏把散步的人同河水隔开，河水也泛着红色。

富人们纷纷封上城里的寓所，准备离开城市去避暑了。镀金家具盖上白色的防尘纱布，一楼大厅里皮箱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整个夏季，富人们都会留在乡下的庄园。特有钱的更会去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，在那里被歹徒绑架的概率要小许多。富人中那些真正爱玩儿的则会说夏季是绑架暂停的季节，游击队员们也会租下度假消暑的别墅，要么就去瑞士滑雪了。

吃午饭时，我的座位的上方挂着一幅油画，画中人物是罗莎将军麾下的一名高楚战士，全身裹在一件血红色的披风中。那是一

名男宠，像小猫一样温顺，挑逗着主人的情欲。画的作者是雷蒙德·蒙沃伊辛，德拉克洛瓦的追随者。

“相信法国人的眼力，”我想到，“他们能看穿高楚人的一切言不由衷之辞。”

靠我的右手边坐了位女小说家，她说值得去写的主题就只有孤独了。她说起了一位国际著名小提琴家的故事，整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小提琴家睡的床、他的琴，还有他的假腿。

不少年前，她跟切·格瓦拉还有过交往。那时候，格瓦拉还是个邈邈青年，在社会上到处乱撞，就为了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“他很有男性魅力，”她说，“大多数阿根廷男孩都有那种魅力。不过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走上那条路。”

这座城市不断让我想到俄罗斯：秘密警察的车上布满各种天线；妇女们叉开双腿蹲在公园布满尘土的地上，舔着手里的冰激凌；这里的雕塑同样高大威严，这里的建筑同样像馅饼外面的面皮，这里的道路也同样曲曲弯弯，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把人引向无尽的空间，最后消失在乌有之乡。

我说的是沙皇时代的俄罗斯，而不是苏维埃时代的俄罗斯。巴扎洛夫简直就是个生活在阿根廷的人物，《樱桃园》里描述的一幕幕也尽可以毫不费力地搬到阿根廷来。那是个有着贪婪的富农、腐败的官员、摆满进口商品的杂货店和对欧洲侧目而视的地主的俄罗斯。

我把所有这些想法都说给一位朋友听。

“许多人都说过同样的话，”朋友说。“就在去年，一个白人侨民到我们在乡下住的地方，一到那里她就激动得不行，每间屋都要进去看一看。我们陪她一直上到阁楼，她说了句：‘啊！我闻到了童年的气味。’”

3

我乘火车抵达拉普拉塔，去参观南美最优秀的自然历史博物馆。和我同乘一间包厢的有个身形瘦小的妇女，双眼上罩着大大的黑眼圈。她身边坐着个姑娘，已届豆蔻年华，可样子有点儿发傻，一只手紧紧攥着身边妇女的长裙。我对面坐着个男孩，身上的衬衫上印着绿色波浪纹。再看仔细些，发现原来是刀刃。

拉普拉塔是座大学城，墙上的涂鸦绝大多数是从1968年的五月运动中贩来的陈年旧货，不过有几条显得相当触目惊心：“伊莎贝尔·庇隆，不选她就去死！”“消灭英国海盗！”“知识分子的最好去处就是坟墓！”

走过一条银杏掩映的小巷，再经过贝尼托·华雷斯的塑像，就

踏上了通向博物馆大门的台阶。旗杆顶上飘扬着代表阿根廷的蓝白二色，可博物馆富于古典风味的立面上涂满了红色的格瓦拉语录，简直有淹没整幢建筑之势。博物馆大门口站了个年轻人，双手抱在胸前，说：“出于各种原因，博物馆不对外开放。”一个专程从利马赶来的秘鲁印第安人一脸悻悻之色，于是我俩联手，对门口那个年轻人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最后终于打动了，放我俩进去。

在第一间展厅我看到一具庞大的恐龙骨骼化石，发现者是个立陶宛移民，叫卡西米尔·斯拉佩里奇，因此这具化石也以他命名。展厅里还有雕齿兽，看上去简直就是一辆装甲车。在 W. H. 哈德逊的肖像边陈列着鸟类标本。最后，我看到了大地獾的遗骨，发现地是拉斯特·霍普·桑德，包括爪子、粪便、骨头（上面还附着一些筋），以及一块兽皮，兽皮上也长着那种从孩提时代已深深铭刻在我脑海中的棕红色毛。兽皮有半英寸厚，上面生满白色软骨瘤，看上去倒像块长毛的花生糖。

拉普拉塔是弗洛伦蒂诺·阿米金诺的家乡。阿米金诺是位孤独的自学成才者，父母都是热那亚来的移民，他出生于 1854 年，逝世时任拉普拉塔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。从孩提时代起，阿米金诺就已经开始收集化石，后来他做过文具生意，可最终化石还是挤走了文具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不过，那时他已经蜚声海内外，他的文章多产，而他发现的化石又总是稀奇古怪。

阿米金诺的弟弟一生都在探索巴塔哥尼亚的峡谷，而阿米金

诺则坐在家中，把挖掘出的化石分门别类。他想象力惊人，能从最小的骨片中（小到一颗牙、一片爪子）重构起一具大型动物的骨架。他也有个缺点，就是爱用长名字，曾把一种运动命名为弗洛伦蒂诺-阿米金诺兽。和所有的第二代移民一样，他热爱自己的祖国，可有时爱国主义也会冲昏他的头脑。在一个问题上，他向整个科学界宣战：

大约五千万年前，地球上的各个大陆还在四处漂浮，那时巴塔哥尼亚的恐龙同比利时、怀俄明、蒙古高原的同类并没什么不同。后来恐龙灭绝，温血哺乳运动取其位而代之。研究这一过程的科学家提出，新物种源于北半球，然后逐步迁徙到全球。

最早迁徙到南美大陆的哺乳动物包括伪齿兽和一些南方有蹄目动物，就在那些古老物种到达南美不久，海水淹没了巴拿马地峡，把他们同其他大陆隔绝开。由于没有食肉动物的袭扰，南美大陆上的哺乳动物发展出越来越怪异的体型，出现了体型庞大的大地獭、箭齿兽、豪猪、食蚁兽、轮齿兽、后弓兽（长着长鼻和骆驼般的背）……后来，巴拿马地峡再次浮出海面，各种更符合效率的北美哺乳动物，如美洲豹、剑齿虎，相继涌入南美大陆，将那块大陆上原有的古老物种赶尽杀绝。

阿米金诺博士可不喜欢这种浸透着门罗主义色彩的运动理论。事实是，不少南方物种确实抵抗了北方来的入侵者，不过那些事实尚不足以令阿米金诺满足。他颠倒了所有的证据，试图证明

所有的温血哺乳动物都源自南美大陆，然后才向北方迁徙。再后来，他已经有点儿被自己的理论搞得神魂颠倒，又发表文章说人类的发源地也在他的祖国。也正因如此，在某些范围内，阿米金诺的名字和柏拉图、牛顿并驾齐驱。

4

离开拉普拉塔的白骨堆时，林奈一拉丁命名法几乎已让我天旋地转。我一路赶回布宜诺斯艾利斯，赶到巴塔哥尼亚车站，赶上当晚开往南边的班车。

一觉醒来，长途车正行驶在一片低矮丘陵上。天空灰沉，山谷上挂着团团水汽，地里的小麦正在灌浆，由绿变黄，牧场上黑色的牛群正在吃草。车经过一片又一片柳树林，又行驶过一片又一片草地，掩映在白杨树和桉树背后的庄园在车窗外迅速向后退行。庄园上房子有些是筒瓦顶，不过大多数是铁皮顶，漆成红色。有些桉树长得太高了，树冠都被大风吹折了。

九点半，车在一处小镇停下，希望能在这儿找到比尔·菲利普斯。他的祖父是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拓荒者，至今他在那里还有

几位叔伯兄弟。镇上全是带伸出的檐口的单层房屋和商店，排列得像棋盘。镇中心广场是座公园，里面立着小镇的解放者——圣马丁将军的半身塑像。公园四周的道路都铺上了沥青，不过风从背街小巷蹿出来，还是在公园里的花草和塑像上蒙上一层灰。

两个农场主在酒吧门口停下皮卡，到酒吧里面喝玫瑰红葡萄酒。一位老者蜷曲着上身，前面放了一壶巴拉圭茶。酒吧后部的墙上悬挂着伊莎贝利塔和庇隆的画像，画像中的庇隆脖子上围着蓝白相间的围巾，看上去又老又拙。另一幅画像中，和庇隆在一起的是艾薇塔，那时的他看上去年轻许多，也更具威胁。第三幅画像中的人物是罗莎将军，嘴角向下撇着。庇隆崇拜在画像中的表现可谓千姿百态，数不胜数。

一个老妇人给我递上一块硬得像皮革的三明治，一杯咖啡。我去找人时可以把包放在这里，她说。

“菲利普斯住得很远，在山里。”

“多远？”

“八里格^①，不过说不准会碰上他，他上午常到镇里来。”

出了酒吧，我打听了一圈，那天上午谁也没见过那个外国佬菲利普斯。我找了辆出租车，跟司机砍起价来。司机瘦瘦的，属于那种天生不知道愁为何物的人，估计是意大利人。他好像挺热衷于跟客人讨价还价，最后谈妥了价，他先去买汽油去了。我把背囊放

^① 里格为英国旧里程单位，一里格约三英里。——译者

在路边，抬头仰望圣马丁将军的塑像。就在这时，出租车开到我面前，司机跳出车外，兴冲冲地对我喊：

“快，快，我见到鬼佬菲利普斯了。快，那边。”

他好像并不在意丢了桩生意，我说给他钱也不肯收。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国家。

对面，一个身材不高但很壮实，穿着咔叽布灯笼裤的男人沿街走来，脸上挂着几分孩子般的欢悦，脑袋后的头发竖起一撮。

“比尔·菲利普斯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”

“猜的。”

“走，跟我回家坐坐。”

我上了他的旧皮卡，车开出镇子。靠乘客一侧的车门撞过，打不开。车在镇外一座锈迹斑斑的铁皮屋门口停下，带上一位满脸皱纹、头发枯黄的巴斯克人，这时车里的人要从司机一侧鱼贯而出。那个巴斯克人有点儿头脑简单，在菲利普斯家附近的牧场上干点零活儿。细窄的道路切过平坦的大地，到处可见牛群，还有黑色的亚伯丁安格斯羊。牧场四周的围栏保养极佳，差不多每隔五英里就会经过某处庄园的奢华大门。

“这一带住的都是巨富，”比尔说。“我家在上面，属于牧羊区。家里也养了几头泽西奶牛，不过那里的水草可养不起大牛群。要是来场严重干旱，我就玩完了。”

比尔把车拐下大路，向远处一片淡淡的石山开去。天上的云雾终于开了条口子，那片小山之外是更多、更高的山脉，连成一条线，闪耀着同白云一样的颜色。阳光照在山的一侧，整座山似乎都在发光。

“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达尔文，还是就想见见我们？”

“就想见见你们，不过达尔文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也到过这儿，看见那座山了吗？现在能看到了，就在车左边。达尔文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爬过那座山，我自己都没爬过。刚搬到新牧场，要干的活儿太多了。”

路在上升，最后变成坑洼不平的小道。比尔在一处农舍外停车，下车去开院门，一条狗冲了出来。比尔两步跳回车厢里，狗在外面弓着身子，恶狠狠地冲我们狂吠。

“我们家左右都是意大利人，意大利人把整个地区都占了。四十年前搬来的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个个都是狂热的庇隆分子，不可靠。他们的处世之道再简单不过了，先像苍蝇一样下仔儿，然后就闹着土改。开始时他们谁家的土地都不小，可不停地闹分家，再分家。看见那幢房子了吗？那儿。”

小道急剧上升，整个地区在我们身后展开，一片布满牧场的盆地，中间嵌着几道石质山峦，在猛烈的日光下闪闪发光。几乎所有的农舍都掩映在白杨丛中，只有几座新建的房屋突兀地立在白色的岩石上，四周空无一物。